

| 赫拉巴尔 01
| 传记三部曲

婚宴

Svatby v domě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Kravin

婚宴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宴 / (捷克) 赫拉巴尔著 ; 星灿, 劳白译.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302 - 1393 - 3

I. ①婚… II. ①赫… ②星… ③劳…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71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2 - 5833

Bohumil Hrabal: Svatby v domě @ 1986, 1987 Bohumil

Hrabal Estate, Zürich, Switzerland

婚宴

HUN YAN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43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93 - 3

定价: 2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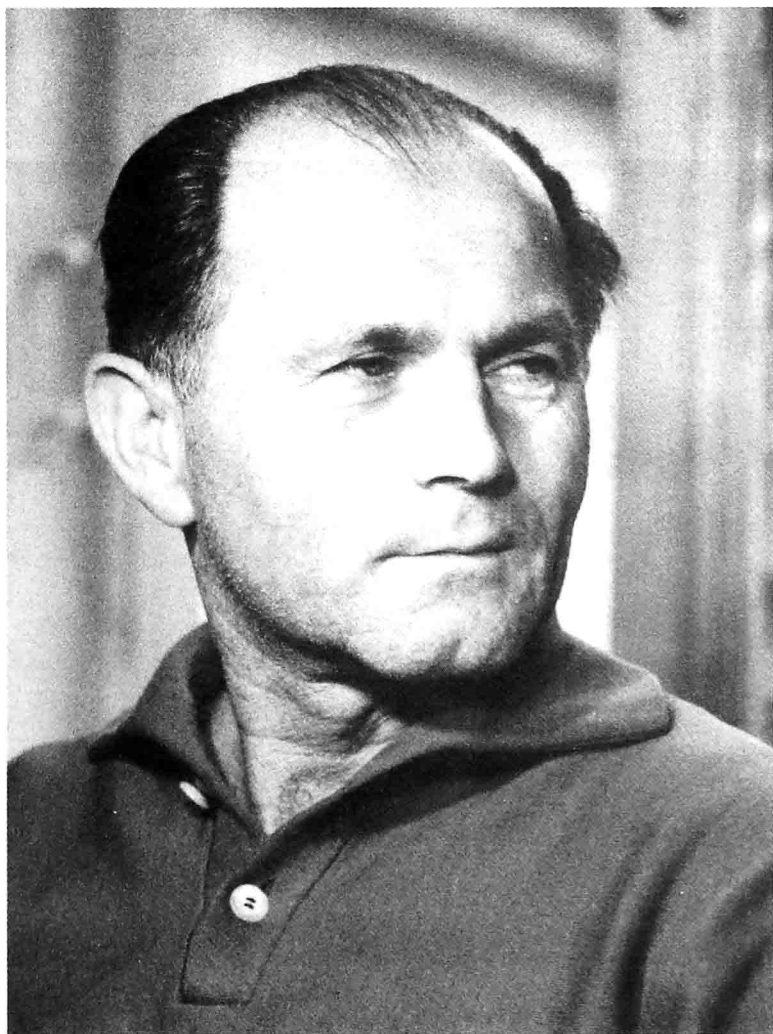
1956年12月8日赫拉巴尔与艾丽什卡·布莱沃娃举行了婚礼



赫拉巴尔与艾丽什卡的婚礼照



赫拉巴尔和他的妻子摄于1960年



1955 年的赫拉巴尔



赫拉巴尔的妻子艾丽什卡。摄于1956年（婚前）

我找的这所房子还算可以。门前立着一盏煤气灯，还有一条曾经铺着小方石块的人行道，不过路面早被挖得不成样子，如今刚刚重新铺好。煤气灯已经亮了，我借着灯光认出了这座房子的门牌号码：24号。我一跨进院子大门就闻到了从过道上散发出来的一股酒味和潮气。四周的墙壁潮得灰泥剥落，有点儿像油酥面团。我穿过走廊来到小院，不禁往旁边一闪，只见一个金发女人只穿了一条玫瑰红的裤衩和戴了一副乳罩。她正提着一桶水往院子里泼，然后又用扫帚将冲洗过的水扫进下水道。她全神贯注地干着这活儿，累得汗流浹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提水，往院子里冲水；再提水，再冲水……我问了一句：“莉莎太太在家吗？”

“不在。不过您可以问问那位也在洗地的博士。您知道，我这儿必须弄得干干净净，全楼房的人都打我的窗口过，而我又是个干净惯了的人。”这个满头金发的胖女人说。大概是为了证实她所说的话，她推着我的肩膀走到她家房门口，打开房

门。果然，我看到的房间非常干净。灶面擦得锃亮，柜子也擦得十分光滑，上面摊着几根鸵鸟毛，窗子下面的长沙发上罩着天鹅绒的沙发套，摆着好几个丝面靠垫，桌上盖着一块漂亮的桌布，中间摆着一瓶人造的红罌粟花。

我耸了一下肩膀，蹚过一长溜水洼，来到一座小台阶上，往上迈六步，看到另一个小院。右边是一排泥土堆到了窗子边的长长的板棚，就靠它们隔出来了另一个小院。我沿着这一排紧闭着的窗户朝着一栋二层楼房走去。这座楼的楼上有一条带铁栏杆的外。楼房侧面的那堵墙正好与板棚相连，高高地耸立在板棚上方。墙皮剥落，硕大的一面墙连一个窗子都没有。院子左边是一个用来悬挂地毯以拍打尘土的架子，旁边是一扇敞开着通向洗衣房的门，从里面散发出一股合成洗衣剂和脏水的臭味。我继续往前走，楼下的一盏可以上下拉动的吊灯灯光吸引住了我。小院里倒是蛮舒服的。从楼下敞开的一扇窗户里透出一丝凉气，我不禁哆嗦了一下。

我站住没动犹豫了一下，该不该进去呢？是进去打听一下，还是离开这儿算了呢？在下面的第一个小院里，我听到那个金发女人还在用水桶提水浇水泥地，接着又听到水龙头放水的声音。我站在装有铁栅栏的窗户前一堆泥土旁边，泥土中长着两株五叶爬山虎，它沿着一根铁丝横贯整个院子。爬山虎的卷须往下耷拉着，过了一截又扭过头来朝上长。它轻轻触着我的身子，我鼓起勇气，走到窗子跟前。

有个男人正跪在地上用细草根做的刷子刷地板。不，他不

是跪着，而是四肢都趴在地上。他全神贯注，一声不吭地在擦地板。如今他直了一下腰，满心欢喜地看一看已经擦洗干净的那一片地板。屋子角落里安放着一口大锅在煮水。我站在窗子外边静静地观察了一下：拧在钢琴上的烛台上吊着四根小链子，这四根链子绕在一块板子的四个角上，板上搁了一盆大文竹，文竹的枝子朝下弯曲得碰着了安在窗框间的两面镜子。房间的一角摆着一张安有四个黄铜轮子的黄铜赛采赛^①式的床。其他家具全放在房间外面：椅子、桌子，还有一张椭圆小凳子，凳子上摆了一段树干，树干里面大概有个马蜂窝什么的。

这个男人又抓起粗板刷，蘸上水，继续全神贯注地刷起地板来。刷子咯吱咯吱地响着，吊灯给板刷照亮着行走的路线。只听得下面第一座院子里用水冲洗水泥地的唰唰响声，随后又听到二楼上有人开了门，屋里的灯光射到院子里。等那人把门关上，院子里的光亮便没有了。只听得有人一步一步从旋梯上走下来，我立刻躲到敞开的厕所门后面，可我又直担心那个下楼的人是来上厕所的，因为在这座楼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直到那人下到第一个院子，我才松了一口气，立即从厕所里钻出来，后又听到了那金发女人泼水的声音。她肯定泼在这个刚下楼的人的脚下，因为他惊叫了一声，接着就是一阵对骂，一声高过一声。那金发女人把劲儿憋足了，仿佛就为在这片刻发

① 19世纪末的一种艺术流派，在实用美术上强调线条装饰风格。

泄个痛快。有人挨她泼了这么一大桶，使她从对骂中解除了不少疲劳。

“我是个爱干净的人，难道不是?! 我受不了脏! 这座该死的楼房，这些该雷劈的住户! 还有他们的客人，楼房里这些可恶的家庭聚会!” 这个只穿着一条裤衩和戴一副胸罩的女人在扯着嗓子喊个不停。我鼓起勇气，准备打听我要找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刚刚下楼的人又上楼去了。我还听到，就在我下方，好像在院子下面哪个地下室里有人在铲煤，铲子里的煤块儿沉重地倒进一只铁桶里。

“博士先生，”我咳嗽了一声，“您听得见我说话吗，博士先生? 您知不知道莉莎和她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知道。”我喊的那个人手里仍旧拿着板刷，如今他将板刷扔进了水桶，正用一块拧干的抹布擦去地上的脏水。

我将双掌撑在窗子中间的两面镜子框上。我看到，这人有一对蓝色的眼睛。他擦去手臂上的汗水，微笑着对我说：“莉莎太太到河对岸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说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到他屋里去等她，还说要给我搬张椅子到炉灶边，让我暖和暖和。

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站起身来，灯光照得他的头顶发亮。这时我才看到，他头发很稀。如今他将报纸铺在地上，好踩着它走到门口来，免得弄脏地板。他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位早已退役的足球运动员。他将手伸给我，把我领到炉灶那边，然后拍了一下脑门子，重又踩着报纸走出去搬了一张椅子回来。我坐

了下来，觉得很舒服。本来我已经觉得有点儿冷，如今炉火烤得我浑身上下都暖和过来。那位博士轻手轻脚地将水桶提到院子里，我听见他将脏水倒进下水道。这下水道有点儿堵，咕噜咕噜的，水流得不顺畅，只是慢腾腾地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渗。好不容易才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桶里倒出来的脏水吞完，下水道管儿仿佛松了一口气。那个我称之为博士且同意我这么称呼他的人往桶里倒了点儿开水，然后又走到过道上，打开水龙头灌了些凉水。随后，我听得有人快步走过院子，然后停了步，我觉得有人在往我这儿瞧。我还听到水桶碰着院子里水泥地板的声音，随后有人提起水桶按原路走上楼去，在那里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就像那个下水道，开始还犹犹豫豫要吞不吞那脏水，突然咕噜一声响，将整桶脏水吞了下去。

“听口音，您是摩拉维亚人。”博士说。说完又蹲下来，然后趴在地上继续用他的粗板刷刷地板，接着用抹布再擦一遍，将脏水拧在桶里。“是。”我回答说。

“请记住，布拉格凡属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是从摩拉维亚来的。我也是摩拉维亚人……但是请注意！所有我有过的漂亮东西，都来自一座捷克小镇子……”他笑了笑，美滋滋地看着他刷干净了的地板，接着往下刷，“可是我又不得不从我这座小镇子里逃出来，因为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有一天我瞅了一下我四周围，不禁对自己的一切感到惊讶，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我竟然当了这么久的少爷，我竟然这么久一直只穿在布拉格缝制的衣服，我竟然这么久只穿从波尔迪·库德曼那儿定

做的鞋子，我竟然这么久挑选那漂亮的领带配上从普希科比买来的更加漂亮的衬衣，我竟然这么长期以来戴的是捷康店的礼帽和鹿皮手套。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因为我发现我和我的父母及弟弟住着四间房子，我的房子里还有一个漂亮的书架。总之，我当时还什么功绩都没有，却过得像个皇帝老子一样舒服。于是我怀着羞耻的心情从啤酒厂的这所漂亮住宅里逃了出来，内心平静地来到这里，这所由锻造车间改成的住宅，这栋原来什么也没有的旧楼里。我得自己粉刷墙壁、自己刷地、自己找家具，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花自己的钱，花我在克拉德诺，在波尔迪钢铁厂挣的钱买来的。在这个留着被星星烧焦了鬃发的漂亮的脑袋^①里……对，我就是星星们加冕的那个人。”

“所以您才在这儿洗地板？”我不禁笑了。

“您知道，就因为这个。假如您想干净得别具风味，您就得一丝不苟。”博士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块滴着脏水的抹布，他带着沉溺于幻想中的神情接着说，“我不想比别人拥有更多，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达到别人那样的水平，或者说，我尽量努力像别人那样去做、去生活。我现在干着的这活儿正是使我感到自由自在的，一种魅力无穷的诗境。至少我自己认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我才放弃了我曾经拥有的漂亮书架，我的盖着褐色天鹅绒的写字台，放弃了由女仆为我生火的瓷砖

^① 波尔迪钢铁厂的厂徽图案。

铺面的炉灶，放弃了妈妈给我准备的我最爱吃的菜，还有我爸爸装满一地窖的葡萄酒和啤酒。”

我抬起眼睛，深深地沉浸在我自己的回忆之中：“不错，我们家也曾住着十三间房子，还雇了两个女佣，我有一个保姆，我爸有个马夫和司机。我爸还有个地窖专门放着法国的高级葡萄酒，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名牌威士忌。我的卧室是按路易十四风格^①布置的。我爸爸有个英国风格的工作室，整个墙面都饰以褶皱的帷幕，每个屋角落里都摆着一个赛夫勒^②产的花瓶，墙上挂满了荷兰油画名作。因为我爸爸曾去世界各地采购木材，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庄园总管。我妈妈的卧室……”

博士正将板刷上的水甩在最后一块脏地上，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您自己离开了您那座别墅、那所住宅？您离家出走啦？”“不是这样的！”我纠正了他，“战争结束后是怎么个情况，这您不也知道吗？他们把我送到劳改营去的时候，我才十六岁，不仅把我，而且把我的父母也送进去了。我当时不知道我的哥哥卡雷尔在哪儿，我的姐姐湖翠在哪儿。直到后来在劳改营里我才得知我哥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了伤，子弹射中了他的下巴颏，我姐姐湖翠逃到荷兰找她丈夫去了，我的弟弟

① 路易十四风格，是指法国路易十四当政时期（1638—1715）的视觉艺术。这一时期的装饰主题包括贝壳、半人半兽的森林神、小天使、垂花纹饰、花环饰、神话题材、涡形装饰（饰纹镜框）、叶状旋涡纹和海豚。

② 赛夫勒，位于塞纳河左岸的法国城市，在巴黎西面。该城市以赛夫勒国家瓷器厂著名，厂内有瓷器博物馆。

海尼还是个小男孩，跟着我们一块儿被押到一个砖厂服苦役。德国人输了，我倒有了罪过，我当时只有十六岁……”

他伸直了腰，扭动了一下肩膀，然后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气，说：“这太糟糕了，可是有好多无辜的人也要为败方受不少委屈，然后便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旧约》里这个原则也是有效的，更残酷更有甚的是，还出现了‘一只眼睛还两只，一颗牙齿还整个一副颞骨’的口号。可是您瞧，我的活儿干完了，您看见了吗？”他站起身来，得意地挥了一下手，并将那块搁着板刷和肥皂、芳香四溢的干净木板指给我看。

我走出房间，来到莉莎家门前，就在院子对面的二层楼上，可她家还是漆黑一片。楼下那个金发女人家的灯倒是亮着。

后来我同博士将桌子搬进他干净房间里，接着又搬椅子，还把个带着马蜂窝的半块木头也搬了进来。我们往桌上铺了块桌布，博士拿来一只酸奶瓶，里面插着三枝石竹花。然后又把吊灯往下拽了拽，将一张报纸当灯罩围在灯泡四周，用根细铁丝捆着，光线便集中在白桌布和鲜艳的石竹花上。随后博士又往桌上放了一个大罐子，并往里倒了四瓶啤酒请我喝……

就这样我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在了一块儿。他坐在我的对面，不直接看我。虽然他也在看我，但只是用眼角在瞟我，而且好像是在看着我旁边的什么地方。但是我感觉到，他之所以不直视我，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看见我，有点儿像马那样。啤酒

味道很好，炉子也烧得很旺，博士老往里面添劈柴……

“这里真好，是吧！”博士骄傲地惊叹了一声，“您会为我感到惊讶，我每个星期天乘车去看望父母，可是等我坐着火车回来，一下车我便匆匆跑出火车站，飞快地往家赶，直到开了门，打开灯，我才喘口气。我又回到这个地方，回到我的家了！我生上这个炉子，把鲜花插进玻璃瓶里，在这白净的桌布上翻开书本，从街对面打来一罐啤酒。您不觉得我这生活赛过神仙？”

“博士先生，我给您送来点儿东西，不过您今天就得趁新鲜享用掉它。”这女低音来自窗子外边，把我吓了一跳，原来那金发女人便站在窗口，博士也吓了一跳。她半截身子露在窗口上，戴着那副玫瑰红胸罩，两手举着一只锅和一个碟子，锅里正在冒热气。

博士端过碟子和锅，闻了闻，高兴了！

“啊！匈牙利红烧肉！用牛后腿做的红烧肉，咱马上就吃。贝朗诺娃太太您怎么猜中我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啊？主要的是，我们的肚子已经空空如也了。”

爱干净的金发太太笑了笑，转过身去，屁股胖得快要把裤缝线撑开。她撩开爬山虎藤，脚下的响底凉鞋呱嗒呱嗒穿过小院，到下台阶的时候，响声变慢，进到她的家里。

“她是谁？”我轻声问道。

博士拿着面包，拿面包的姿势也很不对劲。他用钝刀费劲地切下来一片，本想说些什么，后来干脆把面包和刀子放